皇明史概

皇明大訓記卷之四

臣朱國禎輯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

上將告祀南郊誡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乙亥　上告祀　昊天上帝皇祖祝曰惟我中國人

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　帝賜英賢爲臣之輔遂戡定采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也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克明龍泉彭時中荊州姜旺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州老保等偃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幅員二萬餘里諸臣下皆以主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是用以今年正

月初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簡在　帝心尚享
追尊四代　祖考妣爲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册册
曰孝玄孫嗣皇帝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
情祖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孫孫有天下者追尊其
祖考此古今之通義也　御諱遇天下兵起躬擐甲
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　祖
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爲皇帝先世考妣
未有稱號謹上云云祭畢　上謂李善長曰朕荷先
世積累之勤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

先代齊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薰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陛下誠孝感通達於幽顯 上曰奉先思孝子之道也

○是日册 皇后馬氏 上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内能盡孝勤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爲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咸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

及欲危朕后輒爲彌縫卒免于患殆又難于長孫皇
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
貧賤耶朕復爲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
忘之

○丙子征南將軍湯和移師進攻延平遣使勅諭曰軍
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
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
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
又曰若欲人不違己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
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夾凡此皆汝

所短故特諭之

○丁丑　上御奉天殿大宴羣臣三品以上者皆陞殿餘悉列宴于丹墀宴罷因召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旣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雄兵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

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脆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疢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戒哉

〇丁丑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歿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其制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
以金塗之酒壺盂盞每事皆八朱漆盤盌二百四十
及襁褓枕簟篋笥幃幔帟室皆具
○戊寅　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
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
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
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泰用商鞅變更
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
宰輔當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爲治
○劉基聞安言於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

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做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衆賢任才立國

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人各盡職故連
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寔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
兼東宮官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議府寮
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
太子監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
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同卿等必謂府寮導之
嫌隙將由此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
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
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思

危不忘武備蕃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巳卯　上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聽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姦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益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

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庚辰　上朝罷從容謂御史大夫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於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養惠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之以法令不可　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如饑渴之望飲食創殘困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甦若更敺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惠若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

何所賴焉㳟頓首曰　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壬午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　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其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癸未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

安不忘儆戒盈滿常懷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置敧器於坐側正以戒其盈耳汝等宜慎之又謂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放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拳拳爲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

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　皇太子侍側　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有無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

(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養民養民在

於寛賦令遣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毋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罔有常憲各賜衣帽與之

○乙酉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寛仁　上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寛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寛仁必當聚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

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
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

○丙戌　上御文樓　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
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
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
帝爲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爲
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是
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
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
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

室以盡君臣之義

○己丑頒大明令諭曰朕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啓吏之奸而陷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

○癸巳　上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

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
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
不能即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
遊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
未就而國隨以亡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行與正道不
與天下焉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
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
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如此
上顧謂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
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

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一)辛丑天下來朝官陛辭諭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

根本安養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移以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〇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紛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豈朕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獲宜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無忽

○癸卯詔御史大夫湯和選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為副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勑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荊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戡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來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其向化之心如或

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目
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
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
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
一舉
○二月癸卯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
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
石之能濟病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
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
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

之彼他日復有言以為其常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彼讒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衆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杜矣

丁未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己未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擧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

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大禹好問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將
之不究尤見天地之量　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
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
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乙丑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
貧民乃命中書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
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
興作於農隙用之因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
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

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
泛之役宜罷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
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一家之道始於
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於嬪
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者寵之太過則驕恣犯
分上下失序故歷代宮閫政由内出鮮有不爲禍亂
者夫内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
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
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甲戌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宜勞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陞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反在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勛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之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業不患爵位之不顯也於是皆頓首感激各賜繡衣慰勉之

（）甲午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

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
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
（）乙酉　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上曰克敵在兵
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人則兵必敗
是以兩軍之間决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
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
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
在　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
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兵者謀也因敵
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陳之事闔

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簟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為用物且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人高冀等五十二人來謝恩先是詔免山東郡縣租稅至是冀等來謝　上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勞困且逢饑饉艱於衣食故免

租稅三年欲爾民安也今若等遠來跋踄艮苦是以所安爾者反勞爾也豈朕本心爾歸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戊申　上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借祖母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庶幾警惕勤於為治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

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起令臣先入見　上乃以物往諭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綱常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義彝倫攸斁天寔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

稱帝者漢高祖是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問爾抱風

疾果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

自來朝行至淮安遇勑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

召對謹身殿　上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

臣年五十有三　上曰爾年雖未老而疾嬰之今不

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為子孫者不可不務學朕

觀爾子資質温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講諭俾知進學

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矣克堅頓首謝即

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

諭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寔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聖賢之學況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羣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任之以事也

丙辰　上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强張承業之徒豈獨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役使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

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癸亥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
陶安爲江西參政　上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
父老見於軍門爲朕敷陳王業論當世之務深合朕
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
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
游都會可以代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
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
重任恐詐託不効有負　恩德　上曰躬擐甲冑決
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

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臣之事非武夫所能也
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
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
受命
○五月庚寅　駕至汴梁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
河南至行在　上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
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
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
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
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於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

勉之達頓首謝　上復問達今取元元都討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守張思道孛思齊失勢西竄元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親畫征進關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鄭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驚潰大事定矣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上曰元起朔方遂并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

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北
歸天命旣絕彼自澌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出塞之後
即當固守疆圉防其侵擾遂乃受命而還
○七月丙子勑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愛其
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
失望亂因之生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
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
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豈不美與命中
書給賞以厲之
○辛巳　上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上曰朕賴將帥

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爲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亾亾者朕每念及中心惕然

○庚寅 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多有所失宜遣人賑恤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 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老者爲父母幼者爲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恤民將怨曰德在其爲我上也故

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爲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

()辛卯 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掃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鬭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子孫怠荒罔䘏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

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
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
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
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
之志有不遵命者必罰無赦

閏七月辛酉廣東何眞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眞江西
行省參政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爲
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
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
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

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與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上曰夫能不貫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汝忠誠念江西地近特受爾江西行省叅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輔我國家

○丁卯　上謂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治安是以　皇天眷顧久

而不厭後世中材之主寄其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僊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足食熙熙皥皥而不自知此即神僊也功名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每夙夜兢業圖天下之安豈敢遊心於此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

○戊辰 上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

失王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

隋煬帝宋徽宗遶閣而過曰亂亾之主不足觀也王

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

瀆至於此安得不亾

○八月壬申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

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

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

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叅政傅瓛對曰古人有言

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警告之使知變自省

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

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
有戾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上曰君臣一體
苟知警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
○丙子　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
如良工之於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
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
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騏驥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
攫兎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
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
○丁丑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

捷一人言簡而綏　上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上謂廷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率羣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正瞭然自辯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

戊寅　上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才悉歸於朕既設六部選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銓選錢穀典

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輕委人荅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

○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西入見　上問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為民聚則為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

上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此所謂以不治治之何事於兵

○壬午　上諭中書省　曰兵亂以來人多廢學可詢

訪懷材抱德之士隱于巖穴者有司具實指名來奏
即遣人禮聘赴京中書省集議奉行務求實效毋事
虛文其徵至賢良之士中書省量才授任老疾不願
任者聽
○是日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羣臣表賀禮畢侍臣
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秦
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
遁歸沙漠兵不頓武跨越千古 上曰朕思三代及
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
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卹愛人亦

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籍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庚寅　上手詔中書省臣曰昨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録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陳事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言甚可取也夫言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

之君皆由是道不則秦二世隋煬帝遂至于顛覆轍

在前不可不鑒

○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上曰朕素知安

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於道路　上曰御

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

省臣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上曰不然植佳木者必去蟊螣長良苗者必芟稂莠

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

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

日乃為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

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是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或言費小不足惜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啟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

○癸亥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搶攘疆分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有司之失於

教尊敬朝廷之疏於禮待敬禪朕寡昧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有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肯汲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

○十月戊寅　上以元都平詔天下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圖籍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今皆然自羣雄乘亂以來四方思治惟切元綱已隳疆土遂分乾拯斯民以定於一顧予菲德造此丕圖荷上天眷佑臣隣

翊贊肇基江左平定中原聰惟幽燕實係本根命將
北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其都
城胡君遠遁兵無犯於秋毫民不移其市肆捷音來
奏良副朕懷已改其都爲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
同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此安平之福尚賴中外臣
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所有事宜具條于左
一元主父子遠遁沙漠其乃顏胐突等類素相讐敵
必不能容果能審識天命卽望來降待以殊禮作賓
吾家
一避兵人民團結小寨詔書到日並聽各還本業若

有負固執迷者罪准不原

一殘元領兵頭目已嘗抗拒王師畏罪屯聚者有能率衆來、一體量材擢用

一故官軍民人等近因大軍克取之際倉惶失措生離父母妻子逃遁他所果能自拔來歸並無罪責仍令完聚

一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諸人向因兵革連年供給久困弊政自歸附之後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有司常加存恤

一北平新附地方應有犯罪及官負逋欠但係前代

事理並行革撥

一秘書監國子監太史院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集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赴官送納

一自兵興以來南北路隔其北平府應有南方之人願歸鄉里者聽未附州郡總兵官明示禍福遣處招諭

一各處征進軍士有陣亡病故者所在官司即與埋瘞仍厚恤其家

一新附州城軍民官吏非奉朝省明文毋得擅自科

取軍需擾百姓以妨農務於歲上體天心俾萬邦之咸乂下從民欲令四海以爲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巳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上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上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

○庚辰朝罷召循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

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下主卿等亦作

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

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

殺毋焚民居此心简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

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談赫然何敢

望之然彼之君臣不知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

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

保富貴且致喪身滅名今歷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

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

外使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

之將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卿等勉之無忘朕言

○甲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乙未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興爲太子諭德諭之曰範金琢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高明於帝王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

稽之事朝夕與之論説日聞讜言無非僻之干積久
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十一月巳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
天下訪求賢才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為世用然人之
材器有不同明鋭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擧
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
對曰陛下聖德四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不
盡心　上曰人材不絶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
人之難耳苟所擧非所用為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
各賜白金遣行

○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之因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錢辦香皆可格神不以非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醪俎饌充實神明徼求福祿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癸亥 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饍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莅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爲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爲天下勸特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務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

○丙寅謂中書省臣曰吾念將士征戰而歿者其父母

妻子尤可念也歿者既不可見所可見者惟生存者耳其即爲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歿者受祭生者有養朕吾君臣於歲時宴樂心亦少安省臣對曰 陛下推廣仁愛衍及於下而存歿咸蒙恩惠 上曰初從朕者將士相從皆望成功以取富貴今天下已定生者既膺爵賞歿者不可復作吾未嘗忘之故優恤其家以見不忘同濟艱難之意

○十二月己巳 上退朝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

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國滅
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
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辛卯以宋冕爲開封府知府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
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
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
此曠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輯民人勸課農桑
以求實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

皇明大訓記卷之五

臣李國禎輯

洪武二年正月丙申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上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召諭曰朝廷之間以禮爲主人之有禮如衣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阿木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齎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illegible]先飲伯顏曰阿木之功當先酧阿木曰伯顏之功當先酧相讓者久之衡歎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

旋不失禮度朕為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循道之者

○庚子　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元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勑中書省臣曰元末
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
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
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
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勞勩痛
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
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殁而名永不磨矣
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之陽序其封爵爲像
以祀之
○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　上諭廷臣曰近克元都得

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以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褘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魯高啟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同爲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復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

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疎濶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
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其間雖有賢
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百年
中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
亦多可稱者今命儒臣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
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潼關唐鄧
光息等處稅糧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
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
諒以安荊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閩直抵

交廣以極於海悉皆撫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意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淫羣雄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出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已將山東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民未尚更再免今年夏稅秋糧近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朕念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之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今年稅糧亦與蠲免其河南諸郡自歸附以來久欲濟之奈西北未平出師所經擬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既平

理宜優恤其北京河南除徐宿等州已免稅糧外

扺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稅秋

糧一體蠲免有司更加存恤以副朕懷

○復詔免畿內諸郡稅糧曰朕自渡江首克太平定都

建業其應天鎮江太平宣城廣德實爲京師輔翼之

郡宜需錢糧供意浩穰朕每念之不忘去歲曾免稅

糧忽遇大旱民無所收恵不及下朕有慊焉其今年

夏稅秋糧並再免一年無爲州今年稅糧亦與蠲免

○庚寅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

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

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乂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壬辰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秦之暴虐可以為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得

失泯滅矣

○甲午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號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汙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三月乙未朔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爲其民何輔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定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晉京師者多安逸　上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後濟臨旱免憂巳溺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以安而

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不行即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

○戊戌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鬬若加訓練悉九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

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思咸兼濟安能得其效力若此爾等宜効之愼毋怠惰廢事

○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勑撰齋戒文　上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齊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齊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爲戒後三日爲齋中祀戒五日前三

日爲戒後二日爲齋既進覽　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諭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

矣命太常著爲令

○庚子諭諸將較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耽娛樂於所統軍士懵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槃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

之汝等可不戒哉

○辛丑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

○丙午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喪亂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南雖已稍甦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

休息也同對曰　陛下軫念創殘憂勞於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曰苦寒者思溫熱熱者思涼今民之寒熱已甚思溫思涼更當何如正當有以濟之

○戊子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之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即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至是　上以規制未廣諭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爲重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招徠師儒敎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仍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

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葢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苟導之不以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乙亥　上因侍臣言及醫者吮癰事曰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遭兵亂追思母后之墳爲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指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聞世有

以指血驗之者遂齧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
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
人自不同也故古人有毋搤臂嚙指而子即心痛理
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
獨何心哉
○五月癸卯夏至祀方丘禮成 上御便殿謂侍臣曰
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
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
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
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

心惕然

○乙巳　上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爲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於心也

丙午　上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

以示諸子曰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耽逸樂耳克仁對曰 陛下此言即無逸之戒也

癸丑 命蔡哲爲叅政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巳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也福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 時官吏多爲利誅陷於罪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罪哲對曰臣叨承恩命敢

不盡公以報　上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亾公
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
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
中微有芥蔕即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
以教導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藝
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
水之所聚太學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必培其根欲
水之常流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
無作養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猶塞百川而欲水流斬

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

○庚子　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不知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禮樂必待百年

而後可與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閲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益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内地可無邊患　上曰溪洞猺獠雜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之日漸教化則自不為非數年之後皆為良民何必遷也

○癸丑監察御史謝恕巡按松江以欺隱官租逮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冤者治書侍御史文原

吉等以其事聞　上召數人親問之悉得其情乃責怒曰御史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爲稱職今爾爲御史不能爲民伸寃理枉反陷民於無辜朝廷耳目將何賴耶於是盡釋其人以怒下吏原吉等能不蔽聰明賞綵幣有差

○八月己巳令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

古以來求其善可、十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爲非也

○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倣古人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上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

而勵廉恥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若謂欲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是月詔儒臣修纂禮書時　上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參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其年過五十未及四十非深知經術者勿遣於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劉于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知勝公琰至京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因命與諸儒士同纂修

○九月壬辰　上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勑百官訪求賢才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百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　上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措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己亥　上諭　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

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畏哉

○己酉　上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有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一如平生蓋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之夢寐非偶然也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士　上諭之

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爲
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
爲國効力攘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
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鬬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
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
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應奉睢
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
膏露降　陛下恭敬天地輯和人民故嘉祥顯著起
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

下寬租賦減徭役而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
翰林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
松栢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栢乃　陛下尊賢養老之
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
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
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嘉
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
示於天下後世也
○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
先王衣冠禮樂之區沒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

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急行之

〇是月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賴承平之樂忽妖人倡亂海内鼎沸當是時出師者將非不勇兵非不衆城廓非不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妖人愈熾遂致豪傑並起此天運昭然不言可見朕因

羣雄擾攘不能自寧由是爲衆推戴乘時渡江撫建業之民待天下之清奈何君不控御致將師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内實自謀雖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薛親羣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

將來報君率殘兵西遁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
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
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為邊患
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為我有以四海
之富庶握羣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咸服壯
士無所施其勇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與我為
敵乎君若不思保境土以存宗祀而欲吐餘燼於塞
外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百萬聯
陣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即君遁逃亦出侘傺春
和日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霜雪冬寒則歸

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朕以誠心待人
明示機策使君聞之䇿幾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
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
○十一月巳巳冬至祀圜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位禮
成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
謂羣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
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
謂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聞以德受福未聞
以物徼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袞冕乘玉輅豐牲帛而
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於巳而欲

徼福於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爲國爲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意未至徒尚禮文而欲徼福於已豈不獲罪於天邪

○十二月己酉復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臯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臯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爲重而民亦化之自然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甞觀此深有所契爾其體之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　上以天下初定欲遍舉下

之情月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
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
次者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為先殿陛之間嚴
肅為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
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
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都指揮使六部尚書侍
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
陛違者糾儀官舉正

以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參政諭曰國家用人惟才
是與使苟賢無間於疎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

從昔富庶元末困於弊政朘削尤甚民病未甦今命汝往撫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甲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因召御史臺臣併諭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姦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互相傾排譬猶蛇蝎彼此毒螫卒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為臺諫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為心楊善遏惡辯別邪正不可循習故常挾公濟私苟或

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失其職守矣

○上持黄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illegible]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裳所遺用緝爲被猶勝棄遺也

○甲辰　上謂侍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敗亦可整何謂本内是也内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有戰勝之餘遂亾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罷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言息兵講武而後可言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

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
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
一日而忘哉
○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饑即命戶部往賑部奏須運粟
以濟　上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魚之欲水若待
運粟濟之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
將見其患益甚令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戶給粟
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上謂戶部侍郎楊靖曰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
者守令也令使者還言青州民饑有司不以聞是豈

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兢逮治其官吏

於是所賑人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爲鈔五百三

十六萬錠有奇

○二月辛酉朔　上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褘

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悅人安則

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

旣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

財亦何用

○壬戌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鳥

勑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

興辭 上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恰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

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庚午先是上問戸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厚產上曰民富多豪强故元時此輩欺陵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上諭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厚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强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爲爾等立法更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

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陵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民若效昔之所爲豈得曰良必且有咎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侍制王禕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顧問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爲善耳禕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也

○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

天門及文華殿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羣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上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耳

○丙寅召東宮官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決

度之器先必正巳而後可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則能盡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為宮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巳行之事可為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于輔導舉臣頓首受命又諭秦王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相委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以啟其良心事有非善必求其善或有

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頒劉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荒縱而無頗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況於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　上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饑饉朕閔其民故特遣人賑卹曾未數月遽以

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鬬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爲瑞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癸丑中書省以左副將軍李文忠所奏捷音傳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侈大之辭深責宰相曰卿等爲宰相當法古者致君堯舜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誇誕況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

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可即改之

○六月左副將軍李文忠人送故元諸孫買的里八刺等至京師及以其寶冊來獻省臣楊憲等請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矣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内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

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復謂憲曰故
國之妃朝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
服於　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　)巳巴買的里八剌朝見　上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
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非
盛德所爲朕甚不取令元脫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
食肉飲酪且不耐暑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若其欲
歸當遣還沙漠
(　)丁丑頒定平沙漠詔于天下詔曰朕本農家子生于
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懦紀綱大敗由是豪傑

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
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疆土欲爲王霸觀其所行
不合於禮故皆敗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
四盤桓避難終不安寧遂托行伍驅馳三年覩羣雄
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
今十有六年削平强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政民庶皆
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塲勞我師旅今年六月十有
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
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八剌及其
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于

應昌大軍所至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
妃獻俘　太廟朕思之其君之亾係乎天運所遺幼
孫若行獻俘實有不忍況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
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
能亦天運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
下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朕憐帝王
之後雖同庶民及首亂僭偽來降者待封崇禮候總
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宮民上俾存
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朕是鑒
可不畏哉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

○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又況末主荒淫無度政令墮壞民困於貪殘烏得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

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横天下豪傑咸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上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曰自古天生聖人主宰天下立制度以安生民三代漢唐之君姑置不言且以近代論之若宋創業之君能行善政其民樂生故天佑之厥後子孫微弱疆土日削故天命爾元世祖代之至妥歡帖木兒爲君荒淫昏懦不思政理不

恤民艱故奸宄並起天下大亂生民無主朕時不忍
荼毒於是起兵救民豪傑之慕義者相率來歸剪暴
除殘平定四海乃推戴朕爲皇帝國號大明此天祚
朕躬故成功之速若是也朕即位之初遣使往諭交
趾占城高麗諸國咸來朝貢奉表稱臣唯西北阻命
過師朕未遣使降詔者以庚申君尚擁衆應昌故耳
乃者命將西征直抵吐蕃偏師北伐遂克應昌元君
既殂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知天命既去人力難爲望
風遁逃遂獲其孫買的里八剌至京朕倣帝王之意
爵封爲侯俾與其母妃同居賜以第宅給以衣食以

奉元祀延乎臣民之上今又遣官尋訪愛猷識理達
臘若能敬順天道審度朕心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帝
王之禮俾作賓我朝其舊從元君倉卒逃避者審識
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才委任直北宗王駙馬
部落臣民能率職來朝朕當換給印信還其舊職仍
居所部之地民復舊業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有天
下物產之富貢賦之入軍國爵賞之費取用不竭豈
需爾沙漠荒落之地哉特以元君之子孫流離失所
一有不虞則朕恐失古人興滅繼絕之意俾爾人民
無所歸往故遣使徧諭朕意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

鬪姓氏雖異撫字如一爾等無或誑逮以貽後悔其
邊塞艱難百姓因元喪亂征繇繁重供億勞苦朕甚
憫焉詔書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
○庚辰以都督僉事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屯
從大將軍攻蘭州有功及是入謝　上諭之曰蘭州
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
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
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去仁寡智雖有勇敢
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
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

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亾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傳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爲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辛巳令民間立義塚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于胡俗火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爲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葬之

○七月戊子　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人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丙辰　上閲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樂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己之私也今天下

已平國家無事時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八月庚申 上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隷往往僭肆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膳舉樂 上曰古之帝王功業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太和雖日舉

樂未為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
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
而自爲佚樂也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
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乙酉　上謂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鬬民不得其
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徧野朕聞之惻然於心宜
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省臣曰　陛下仁及朽骨
聖王之善政也　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
者上得其道下無夭閼元季政荒民困于戈加以饑
饉相尋故死亾者衆朕荷　天命爲億兆主顧茲失

所者豈恐使之暴露哉

○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內使着乾靴行雨中　上召
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
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
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
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
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
因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十一月戊戌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
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

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朕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晏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晏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晏語　上曰今成統之業皆爾諸將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

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征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賜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强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婪者躭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鬭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强暴而無恩朕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

寇相恃人才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誠則浙西諸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

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李張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附獸猶鬪聲勢相鬪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

皆頓首謝

○辛丑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近親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必勝爲重以敢勇力鬭爲能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横不法取禍鮮終者何人常以此爲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十二月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歸附者宜遷之

內地庶無後患 上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
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舍寒涼而即炎
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若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
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上聞指揮有管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
等諭曰爾等指揮之職乃五千人之長也簡閱士伍
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凌虐且居
京師治軍與閫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
機誤事在京雖當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
以細故箠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

乃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
撫恤反淩虐焉大失人心汝等其戒之
○巳未　上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須爵授祿爾等享
有富貴正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
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
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
不知古豈諳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
不可以為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
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之
○甲子　上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興兵以來征伐之事

詔中山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爲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子孫與國同休然須安分守法有心謹畏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陣刺單雄信翼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羣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擊其目幾眇太宗怒欲賓之法非羣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而貸其罪乎又如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况其他乎

卿等能謹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建奉先殿謂禮部尚書陶凱曰朕聞事死如事生朕

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養之道

豈敢怠忽復感歎曰養生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

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祭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

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其考論以聞

○巳巳儒士嚴禮等上書　上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

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元氏之得

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

後世君驕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

世不能用賢而失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上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繇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禮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反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修之伯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

欲朕建都於杭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人才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奏誠未達時務者也

○丁丑　上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攸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奉成算遂翦羣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　禮授之於　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上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於外思有

以慰卿之勞耳逵等復固辭弗許

○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勛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甲申享太廟行家人禮百官陪享畢　上諭禮部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謹方寸于此而

能格神明于彼爾至誠也言人心舍無常必有所
警而後無所放耳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有五寸
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祭之期則朕心有所警省
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檢點
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甚衆若不自
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為身之主宰若
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點此身與心
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為必求至當以此
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身遇祭祀之時以為當整齊
心志對越神明然而此心不能不為事物所動檢持

其難益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也心既治天下無難治

矣